

陳碧笙著

邊政論叢
第一集

太平洋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戰國叢書

邊政論叢第一集

實售國幣二元

著作者 陳碧笙

編輯者 戰國叢書社

發行者

昆明青雲街一六七號
大平社出版社

印刷者

大中印刷廠

陳碧笙先生近著二種

滇邊經營論

滇邊散憶

目次

偉大的雲南·····	一
百年抗戰與百年建設·····	六
自南詔至暹羅·····	一五
車里與暹羅·····	二五
滇緬關係鳥瞰·····	三四
滇緬經濟關係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四四
滇緬鐵路與抗戰建國·····	六二
滇緬鐵路應走北線嗎？·····	六七
我們不怕封鎖·····	九〇
文化機關為何不疏散？·····	一〇〇
康藏滇關係論·····	一〇八
滇西邊地經濟之危機及其對策·····	一二三

這裏沒有民族問題	三〇
對於雲南回變的新認識	三六
大理山水論	四〇
瀾滄江探流記	四五
孟定一瞥	五三
滇邊自然地理概述	七三
附錄一雲南邊地問題研究大綱	九六
附錄二對印緬泰越馬爪菲民族工作大綱	二六
附錄三開發雲南邊地方案	三六

偉大的雲南

很多人問我，爲什麼好幾年前會單獨一個人跑到雲南來。我的答覆，往往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我覺得雲南很偉大！

遠在五年以前，我對雲南忽然發生了兩種似乎很離奇而又很切實的理想。第一、對內的，我以爲雲南可能是中華民族抗戰復興的根據地；第二、對外的，雲南應該是中華民族向南進展的根據地。

關於第一個理想，我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在香港油印了一本小冊子，名字叫做「一個理想的移民地——雲南普思沿邊」，分贈各方面的友好，裏面曾提過像「要保中國，先保西南；要保西南，先保雲南；要保雲南，先保滇邊」這一類的話。可惜油印出來的數量不多，在當時也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到了民國二十四年，實地考察邊地時，有一次路過雙江，遇見了一位雲南殖邊工作同志，雙江縣長兼簡師校長的李文林先生；暢談之下，他堅約我在他所訓練的未來殖邊幹部前作一次演講。當時的演詞當然不大記得了。最近由緬甸回來，在友人處看到了雙江簡師所出版的邊地叢書。原來他們已經把我

那一篇演詞，連另外好幾篇文章，印成了一個單行本，名字叫做「雲南邊地與中華民族國家之關係」；裏面不折不扣的寫着我數年前對於抗戰形勢的一段預言，這就是：「我們要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收復已失的國土，不能不與侵略我們的敵人——日本拚命，要與日本拚命，不能不先建設兩廣四川這兩個根據地；要建設兩廣四川這兩個根據地，不能不先建設根據地的根據地——雲南！」

抗戰以來的形勢，證明了我五年前的估計大體上沒有錯。雖然敵寇的魔手暫時扼住了粵海的咽喉；然而兩廣的人力，無論在過去的第一期抗戰中，現在的第二期抗戰中，以及未來的第三期抗戰中都是一個最可寶貴的力量。四川雲南呢，現在誰都能夠說出來，這是我們的「堪察加」，「安哥拉」。

關於第二個理想，現在還沒有事實可以證明，也許不得不多說幾句話。我們讀中國歷史，知道，每一次外族的侵凌，結果總是造成一次人口的向南方遷徙；而每一次人口的向南方遷徙，結果總是開闢一塊新地方。五胡十六國之亂，中國人口第一次南遷，江南閩贛因而開闢；金元之侵入，中國人口第二次南遷，西南兩廣隨之開發；滿清入關，中國人口第三次南遷，南洋羣島始造成了今日的繁榮。這一次敵寇的侵略，迫使我們北部東部的財富人力大量向西南移動；無疑的這可以說是中國人口又一次的南遷，其結果無疑的又可以開闢一塊新土地。這新土地是什麼呢？我以為應該是北印度支那半島。

所謂北印度支那半島，包括有今日雲南的西南部，緬甸的東北部，越南的西南部以及暹羅的北部。政治上雖然分隸於中英法暹四個國家，地理上實在可以單獨構成爲一個自然單位。這是今日南亞洲唯一未開闢的處女地，也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上有數的富源。因爲土著人口的日漸衰微，因爲英法暹政府的殖民乏術，這一廣大富源的開發，形勢上不得不仰賴於我們偉大無窮的人力，而我們抗戰後人口大量的西移，又恰能够適應這一個客觀事實的需要。所以，如果說北印度支那半島是中國人口向南遷徙的第一個目標，應該不是一句過份的話，這是第一點。

再就地理上看，雲南高原適位在印度支那半島的屋脊之上，拔海高度一般的較緬甸暹羅越南高出一千公尺至一千五百公尺。借一句大家所熟悉的話來說，我們的形勢是一個「高屋建瓴」，「居高臨下」的形勢。我們有了這個天然的形勢，再加以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力，那怕有十個印度支那半島也決跳不出中華民族的掌握，這是第二點。

我們人口的分配偏重於東南南部沿海區域，比利時人口號稱世界最密，然而每方公里平均不過二六四人，我們的江蘇每方公里就有三〇五人，浙江二〇一人，湖北一七七人，安徽一五四人，廣東一四九人。這一大羣過剩的南方人口，因爲氣候交通生活習慣農作技術種種限制，移植到東北西北去都是不適宜的，惟有印度支那半島才是他們理想的出路。這是第三點。

我們西南各省，尚殘留有不少未完全「合化」的山居部落，如廣西之徭僮，貴州之苗民，西康之西番，雲南之羅羅及泰人，在西南人口中尚佔着一個重要的位置。今後東南過剩人口的西移，一方面固然要加速各部落間的合化過程，他方面還能夠擴大未來西南的人口數量，而創造出一個新生有力的新中華民族來，這是第四點。

我們的華僑大衆，散居在南洋羣島和印度支那半島沿海一帶者，總數達千數百萬人。這是中華兒女中最優秀的一羣，他們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有堅韌的事業精神，更有雄厚無窮的經濟底力。過去的革命運動，今後的建國事業，那一樣都缺不了華僑人力財力的參加。中華民族的南進，如果得到了這一支海外生力軍的配合，一定要形成爲二十世紀新南洋最偉大的力量，這是第五點。

過去我們血統文化的分支，如暹羅越南緬甸馬來爪哇諸東方弱小民族，將重新回到中華祖國的懷抱裏來。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民族——中華民族和印度民族，從今以後，也有了密切接觸提攜的機會。這東方二大文化中心的合流，這占着全人類半數以上的人口的手，不僅指示出新東方文明的起端，而且也意味着全人類歷史的根本改造，這是第六點。

這六點是我對於中華民族南進所抱理想的一個大體的輪廓。拿這六點做論據，這幾年來，我一直計劃着寫一本專書，題目叫做「新民族主義」，內容包括八條大綱領：第

一、求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第二、求國內各部落之合化與解放；第三、求中華民族之質的改進；第四、求中華民族之量的擴大；第五、求海外華僑之扶助與組織；第六、求東方諸弱小民族之復興與提攜；第七、求世界兩個最大民族之互助與合作；第八、求東方新文明之創造與復興。可惜因爲生活不能安定的關係，始終不能下筆，至今僅能以粗略的短文和大家見面；這在我個人，實在是一件很可慚愧的事。

話歸正傳，我對於雲南是抱着這樣的理想而來的。在我心目中的雲南，是中華民族抗戰復興的根據地，是中華民族向南進展的根據地，同時也就是復興東方新文明締造人類新歷史的根據地。大家想想看，對於這雲南，除了「偉大」兩個字以外，還有什麼話可以形容它？

自踏進這偉大的土地以後，我的生活紀錄就開始了重大的變化。這五年來的我，放棄了固有的事業，犧牲了所有的機會，孑然一身地踏盡了這茫茫無垠的邊荒。我沒有奉着任何機關的委託，也得不到那一方面的補助。我不辭勞苦，不怕困難，不知道什麼是危險。而只是一心一意地，再接再厲地，五年如一日地，爲着這偉大的理想而追求，爲着中華民族人類歷史未來的光明而探索。我常常自己安慰自己說，只要這理想有百分之一能夠實現的話，過去一切的努力就有了崇高的代價，又何用其顧惜而徬徨呢？

（二十八年六月、雲南日報）

百年抗戰與百年建設

陳碧笙

(上)

抗戰二十個月了，大家都要問：這個仗究竟要打多少年？有的說三年五年，有的說十年八年，我說，至少要一百年！

記得去年魯南會戰的前後，倫敦有一家報紙，批評今日的中日戰爭，比之爲英法百年戰爭。最近日本有一個什麼「高島中校」的也大言不慚的說，日本不怕百年戰爭。我們豈但不怕百年戰爭，我們而且要有決心有準備來担負這一個百年戰爭！

中日間的帳，不是一年幾個月算得清的，也不是一兩次的戰事所結束得了的。嚴格的說，自甲午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對於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即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着劇烈而堅韌的鬥爭；不過到了這一次，我們才發動一個歷史上最大規模最有組織的抵抗；而這個抵抗，至少要持續到一百年，才能够根本剷除日帝國主義進攻的力量，才能够永遠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由！

我們不要小看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爲三五年的消耗戰就可以把它弄得焦頭爛額筋疲力盡而促成其內部的崩潰。敵人的困難固日在擴大而加深，但還遠沒有達到不能作戰的地步。我們得承認敵人是世界上軍力強盛之國家；它的作戰準備至少也有五十年，我們必需在長時期的戰鬪中才能夠把它根本消滅；同時，我們也正需要長期的戰爭過程，來肅清我們內部的封建殘餘，來創造新生的戰鬪力量！

我們不要小看了大和民族，以爲一次嚴重的打擊就可以使他們永遠站不起來。我們得承認敵人是世界上一個優秀有爲的民族，他們富有倔強嚴密的個性，勇敢犧牲的精神和組織合作的能力。而先天不足的資源和高度發達了的工業技術及組織迫着它不得不向外發展，尤其向最弱的一環——中國大陸上發展。所以就算這一次把他們打退了，我們還得留神着：鬼子們第二次再來！

不信請看德意志的失敗和復興。一九一八年凡爾賽條約下的德意志，武裝被解除了，軍備被限制了，殖民地被剝奪了，重要的礦區被佔領了，一世紀還不清的賠款被加上了；嚴格的說，當時的德意志已經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然而現在僅僅二十年的工夫，希特勒的怒吼，衝破了歐洲大陸的均衡，重新造成了第三帝國的攻勢地位。而我們在這裏所不能漠視的是：日本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特性正有不少相類似的地方。

我們不要稍存一點什麼「同種同文共存共榮」的妄想，以爲中國的強盛可以停止敵寇的進攻；事實上沒有這樣容易的。法國蘇聯都是世界上軍力極強盛的頭等國家，然而至今仍然不免是希特勒進攻的對象。百年戰爭後英法之所以言歸於好，第一因爲英國找到了海洋上發展的利益和自由，第二因爲歐陸上發現一個比法國更可怕的強敵，而這兩個條件在今日的遠東都不曾存在。

我們也不要自作什麼「東亞和平世界大同」的迷夢，以爲日本社會革命的成功當可以改變其對外侵略的態度；事實上不會如是簡單的。日本不是蘇聯，蘇聯擁有全地球六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和無窮盡的富源；它所需要的是現狀維持和平建設而不是向外發展。所以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究竟戰勝了託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主義。假定戰後德意志意大利的革命運動有一成功的話，我相信歐洲的和平還不能維持到今日。

總之，中日兩大民族的運命是註定了的。一百年內的日本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繼續不斷的向中國大陸上謀發展。一百年內的中國也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再接再厲的打退敵寇的進攻。所以日本無論那一個政黨無論那一個人物登台，誰也不能更動一些田中奏摺中關於所謂「大陸國策」的內容。他們勝利了是這樣，他們失敗了依然還是這樣。而中國方面呢？只有漢奸才能够高唱對日的和平。現在如此，將來——一百年內的將來，必然還是如此！

這是東亞兩大民族間的大悲劇，然而無可奈何的事。什麼「共存共榮」呀，什麼「東亞新秩序」呀，什麼「東亞協同體」呀，這些好聽的名詞，留待一百年後再說罷！

(中)

中日間百年的戰局，決定了今後我們百年的建設大計。

在中日間的問題沒有獲得澈底的解決以前，在敵寇的威脅沒有根本解除以前，在中國新海軍的建設沒有超過——至少是達到世界的水準以前，今後一百年的重要國防經濟建設，絕不能放在華北和東南，而不得不轉移到西南和西北。

誰都不能忘記九一八以來慘痛鉅深的教訓罷！金碧輝煌的京滬大廈，四通八達的鐵路交通，東海岸一帶的工業精華，以至號稱東亞第一的瀋陽兵工廠，而今淪為浪人羣醜縱慾跳亂的魔宮，便成為敵寇直接間接用以殺戮我們同胞最有力的工具。血腥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切無國防的建設等於為敵人而建設！

所以今後我們百年建設的大計，毫無疑義的，應該確定在：建設大西北和建設大西南。而建設大西南，在經濟價值上說，更顯出特殊的重要性，因為西南各省有着比較溫暖的氣候，稠密的人口和豐富的資源的緣故。

在建設大西南當中，雲南又佔着一個特殊重要的地位。這是因為，第一，雲南蘊藏

着甲於全國的金屬礦產；第二，雲南在地勢上足以控制長江和西江的上游，比較感不到敵人的威脅；第三，西南各省的物資必定要通過雲南，才能够找到安全而便捷的出海口。由這幾點上說，雲南在西南經濟建設中所佔的重要性，實遠超過於四川。

所以，在這戰事方在積極進行的時期中，我特別提出建設大雲南的口號，是有重大的含義的。建設大雲南，在今日，不單爲了充實戰時生產的後方，而且爲了確立百年抗戰的基礎；不單爲了開闢國際交通的新路線，而且爲了創造百年建設的新中心。所以，我們對於建設大雲南的期待，最低限度是這樣的：

第一、建設大雲南的工作，應該是百年性的，而不是一時性的；應該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投機性的。在戰事進行當中，我們要建設大雲南，在戰事結束以後，我們更要繼續不斷的建設大雲南。

第二、建設大雲南的工作，應該是國防性的，而不是商業性的；應該着重在基本工業，而不應該專門競逐於贏利事業。所以短期內可以收利的生產事業，固然值得提倡，短期內不能收利的國防基本建設，更應該努力推行。

第三、建設大雲南的工作應該是統一性的，而不是多頭性的；應該集中在一個能够完全獨立負責的機關，而不應該分散於許多疊床架屋的組織。政出多門和責無專負是今日後方建設最大的通病。我們希望在今後百年建設大計中永遠看不見這些不合理的現

象。

第四、建設大雲南的工作應該是有計劃性的，而不是無政府性的；應該有一個整個解決的通盤籌劃，而不應該是東湊西補的零碎應付。所以我們絕不能以現在東來一個工廠西開一個礦山爲滿足，而不得不進一步的要求最近能够舉行一次全省礦產水利的總調查，並且能够製成一個精密完備的三年計劃或五年計劃，作爲今後經濟建設的根據。

以上是關於建設大雲南主觀方面應有的希望和努力，至於客觀方面的條件，大體上可以說是具備了的。第一，最重要的資本的籌劃已不成問題，不論國家資本或民間資本，金融資本或商業資本，華僑資本或外國資本，只要有計劃有辦法不難得到大量的集中。其次，技術與人才的組織逐漸形成，大學研究院的內遷，工廠的普遍設立，調查考察工作的推進，雖然還沒有達到盛大的規模，但已表現出空前新興的氣運。又次，交通的開發有了基礎，滇緬公路的開通，滇緬綏昆二大鐵路的興築以及國際航空線的新開，使雲南逐漸成爲對外交通的新中心。

所以，建設大雲南在今日，不單是一種神聖重要的任務而且也達到成熟發展的階段。生在這偉大時代的我們，如果還擔負不起這最低限度的工作，豈但對不起前綫浴血抗戰的將士，也就對不起後一代中華民族的兒孫！

(下)

最後，讓我在這裏特別提出滇邊的開發問題。

表面上看來，抗戰與殖邊在空間上好像是有相當距離的，因為前者是最前線的工作，後者是最後方的工作。在時間上好像也有相當距離的，因為前者是迫切的軍事需要，後者是長期的經濟建設。

唯有在百年抗戰的新觀點下，唯有在百年建設的大計劃下，我們才能够充分地找出殖邊工作與抗戰工作的緊密的聯繫，才能够正確地認識今日開發邊疆的重要性——尤其是開發滇邊的重要性。

上面說過，要支持百年抗戰，必定要進行百年建設；要進行百年建設，必定要建設大西南；要建設大西南，必定要建設大雲南；現在，我要特別強調地指出，要建設大雲南，必定要建設偉大富厚的雲南邊區。

第一、建設大雲南離不了土地，而滇邊正是一塊廣大未開闢的處女地。以土地的總面積論，滇邊約為雲南全省的三分之一；以荒地的比例論，則幾佔全省百分之八十。僅滇邊一區，在江南已超過江蘇或浙江的一省，在歐洲可等於荷蘭比利時合成的一國。

第二、建設大雲南離不了原料，而滇邊正是一塊唯一可以大量供給熱帶半熱帶農產

原料的地方。密集的盆地，暢旺的河流，肥沃的土壤，豐沛的雨量 and 常暖的氣候，構成了未來西南農業大倉庫的條件。

第三、建設大雲南離不了交通，而滇邊正是未來中外交通的樞紐。無論已成的滇緬公路或未成的滇緬鐵路，一一須通過滇邊而達到出海口。如果說雲南是西南各省的咽喉，那末滇邊更是這咽喉中的咽喉。

第四、建設大雲南離不了資本，而滇邊正是一個最適宜於吸收華僑資本的區域。有以來，華僑與祖國在大陸上發生密切而頻繁的關係，要以今日為第一次。交通的開發，一方面縮短了南洋與內地的距離，同時也就開闢了僑胞內向的門戶。

以上僅就建設大雲南的關係上立論，至於開發滇邊本身所具有的種種重要的意義，如巨量人口的收容，財富生產的增加，西南邊防的充實，少數民族問題的解決，華僑的經濟扶助，南洋羣島的經營以及中印文化的溝通等等，我在「滇邊經營論」中所論已詳，此處為篇幅所限，不能備述。

總而言之，開發滇邊是今後建設大雲南工作中最主要的部分，同時也就是百年抗戰百年建設中一個極重要的工作。如果有人談建設雲南而放棄了滇邊，那末也就像談建設西南而放棄了雲南一樣，他們便患着古書上所說的通病，就是「明察秋毫而不見與薪」。固然，就過去說，開發滇邊，也不是沒有事實上的困難；譬如交通的不便，疾病的流